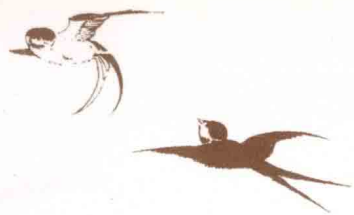


带露的布谷

张荣君 著



作家出版社

带露的布谷

张荣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露的布谷 / 张荣君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9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 - 5063 - 3174 - 8

I. 张…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638 号

带露的布谷

作者: 张荣君

责任编辑: 懿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50 千字

印张: 4

印数: 0001 - 1000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 - 5063 - 3174 - 8/I. 3251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怀念父亲

——自序

2003年农历7月26,刚刚70岁的父亲很陡然地病逝了。人们常说大悲无声,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感悟。很长很长时间,我没有片言只语,心笼罩在一张灰色的大网里,我常在夜里一两点钟醒来,再不能寐,那正是父亲发病的时刻。我痛悔,怎么竟没有料到父亲此次发病会那么严重。我还以为同以前一样,他吃点药、输输液就会好起来,所以我还领着儿子到医院,让他陪我父亲玩扑克牌。儿子拿着一张“大鬼”远远地举着让我父亲猜猜是什么,父亲说是一只羊。因为那张大鬼头上有两只长长的角,是有点像羊。我和儿子尽管也觉得像羊,可还是笑倒在父亲的病床上,父亲也跟着笑了。可我哪里知道,就在这天夜里一点多钟,(我是独自一人陪同在父亲病床前的,因为没有把父亲的病想得那么严重,所以就让二姐回家了)父亲竟然昏迷了,而且这一昏迷就再也没有醒来。他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无论我如何哭喊、祈祷,最终也没能拽住父亲。其实,脑CT显示,父亲的脑血管已堵塞得相当严重了,可怎么就会这么快呢?

父亲一生善良,对家人、对亲友、对同事、对熟人、对陌生人。一次父亲去外地出差,从商店买了东西,回到住处才发现营业员多找

了三元钱，他便立刻搭公交返回，将多找的钱送还了营业员。谁知，当时商店经理正好在场，将营业员狠狠批评了一顿。父亲很尴尬，一个劲地替营业员说好话，很是愧疚。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及此事，父亲仍是一脸的谦疚，还要难过好半天。

尽管自己家过得不算富裕，可父亲总去帮助别人。给人家钱，从没有要求人家还。可借人家的钱，总觉欠了人家一个情，那是无论如何记得清清楚楚，非要还上的。记得母亲中风后，远在西藏的二姨和姨父得知后，给母亲寄来了很贵的藏药，母亲吃了以后也觉得见效，心内当然很是感激。可给人家钱显然不好，于是父亲便嘱我将他珍藏多年的两瓶郎酒带给当时已来濮阳工作的二姨。父亲单位发的毛巾、被罩等劳保用品，他从未领过，当母亲问起，父亲就会像小孩子做错事似的小声说：“让人家替领了。”等人家来串门，告诉母亲说：“张局长这人真好，总体谅我和小赵家孩子多，让我们领了他那份劳保用品。”母亲也只能苦笑笑说：“应当的，应当的。”

我们兄妹五人，从未挨过父亲的打，我们也从未见过他和任何人吵过，更别说动手了，他就是一位慈爱至极的父亲。记得在我上初中时，父亲还给我和妹妹洗头、洗脚。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工作单位很远，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记忆里最深刻的要数过年了，每到大年三十，父亲才忙完赶回来。他习惯走在大门口按车铃，我们一听到那熟悉的自行车铃声就会立刻跑出来，当然谁也跑不过小狗花花，它摇着尾巴激动地在父亲的腿上扑来扑去。我和妹妹接过父亲的车子，推进家门。当然我俩会将挂在车把上的肉先提给母亲，然后把那同样挂在车把上的黑色皮包袱下来翻找，每次总有收获，不是花生就是糖果饼干。

时光飞逝，记忆中，父亲送我上大学的情景，大学毕业，父亲又

到河大接我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父亲的扶持,离不开父亲的关爱。母亲中风,全靠父亲照顾,他还要挂牵我们的生活工作,而作为子女谁也帮不了他的忙。父亲太累了,太累了……。

父亲生前,未及看到我眼里的世界,匆匆将自己的文字结成小册,以表示对父亲的感念。待书出版后,我将会焚一本书在父亲的坟头,想那天国里的父亲阅读到女儿眼中美丽的世界,定会露出笑容。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目 录

沙区的枣树	1
那片芦苇丛	5
指甲花——怀念我的二妗	8
秋染林虑山	13
泥土·童年	18
一朵小黄花	22
乡村之夜	24
走进太行山	28
人在旅途	32
带露的布谷	35
孤独山岩	40
雪地上,那个孤单的孩子	42
河边的山羊	45
西湖散记	49

去留顺河	52
可爱的小生灵	57
树叶·生命	61
云台山的水	63
由《厚黑学》之流所想到的……	67
大山的绝唱	71
有感于厂长卖车	75
严惩以私害法者	77
也说——女性与社会	79
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81
大嫂	82
忧伤的河——鲁迅故乡绍兴行	84
龙峪湾的树们	88
劳动者剪影	91
群山环绕的蒋氏故里	93
利华	95
美差	113
冲出伊甸园	116
完美	123

枣树，我再熟悉不过了。

小时候，我们家偌大个院子里最多的也就是枣树。炎热的夏天，枣树开出黄黄的小花，清香阵阵，沁人心脾。院子里蜂飞蝶舞，一派热闹景象。到了秋天，枣儿笑了，笑得那么甜，挂满枝头，一嘟噜一串串，仿佛节日挂起的红爆竹，映照着蓝天。那时候，我常常冒着被蚂蜂蜇疼的危险，攀援着它那粗糙的枝干摘最红最大的一颗。等我们用竿子把最后一颗枣儿打落时，枣树已经脱尽所有的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与干。整个冬天乃至春天，枣树只是静静地耸立在那里，贪嘴的鸟儿再也不在它的枝儿上蹦跳，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更无意于它。等到春暖花开，槐花缀满枝头，榆钱儿挂上树梢，枣树依然无动于衷，默默无闻。待到其它的花木都在春天展尽风姿，将花瓣抖去时，枣树的枝枝杈杈上才缓缓鼓起一个

个大疙瘩，似乎刚刚从冬眠中醒来，一副大器晚成的样子。

然而，当我来到了有名的枣乡——河南内黄，又看见我所熟悉的枣树时，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正是春寒料峭之际，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上，首先扑入视野的是一棵棵的枣树，很快便是一片，再接下来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枣林，毫不夸张地说到了枣树的海洋。一股莫可名状的冲动强烈地撞击着我。我几乎惊呼起来：那脱尽叶子的枝杈，那不着色彩的树干，怎么就让人感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它们身上涌动呢？春天已经来临，周围的一切绿意盎然，而只有它——枣树，崭露着铮铮铁骨，不卑不亢傲立于天地之间。初看它的枝枝杈杈是那么张牙舞爪，可仔细观察，却是直冲蓝天，给人一种铁骨铮铮的感觉。我想，它此刻无意去绽放花蕾，无意与一般花木争春斗妍，一定是正在养精蓄锐，聚集着体内所有的能量，惟其如此，那大红枣儿的营养才那么丰富，味道才那么香甜怡人。

如果说花草树木以曲为美的话，那么枣树的通体都扭曲着，然而它的美却脱离了一般花木的柔美、妩媚，给人的是震撼心灵的悲壮美。似英雄历经磨难却矢志不渝，让人感叹其伟大。我们通常见到的白杨树有种挺拔的美，绿柳有着婀娜

多姿的美，而枣树的每一个枝杈都盘旋着、扭曲着、拧着劲地向上向上……弯中有节，曲中有直，傲骨突兀，崭露着铮铮铁骨，涌动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一种不可阻挡的神气。粗糙的表皮像极了那历尽沧桑的老人，尽管岁月的伤痕布满周身，却不弯不垮，精神矍铄，依然有坚韧的意志、摧不灭的斗志。我忽然就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位捕鱼的老人，在他身上不正体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顽强斗志吗？我想，枣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神奇的力量，正是它深深扎根于黄沙土壤中不向命运屈服的结果。中学时，读鲁迅的《秋夜》，其中对枣树有这样的描写：“……有几枝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长最直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先生便从枣树的身上感觉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精神。此刻我感到对《秋夜》有了更透彻的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真可谓历尽磨难、几经坎坷、伤痕累累。然而，我们的民族精神永远摧不垮。历经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那有着铮铮铁骨的枣树不正在改革的大潮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吗？沙区人民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愚昧所缚，终于向贫困展开了挑战，在贫瘠的沙丘上迈

出了令世人刮目的步伐。他们以枣作为开发资源，生产出一系列享有声誉的产品。枣树那种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永远向上的斗志，不也在枣乡人民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吗？

我异常怀恋父母房前的那片芦苇丛。

怀恋它不仅仅是因为在人们居住的地方这是一道亮丽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给我中风的母亲、退休在家的父亲带来过无穷的乐趣，曾慰藉过他俩孤独寂寞的许多日子。

孩子大了，像鸟儿一样脱离父母的怀抱。当我们正在认为父母的关爱是种束缚时，他们的心其实在经历着从未有的痛楚、失落。尤其是母亲中风后，对于一向不停劳作的她实在是不小的打击。我曾不止一次看见母亲送我出门时眼里涌出的泪水，她总是赶快将头扭开惟恐我看见。父亲退休后便让母亲从老家搬到现在的蒲城西关居住，于是母亲的眼前一亮，发现了那片青翠茂密的芦苇丛。这里原本是一片荒草地，蚱蜢乱蹦。两边房屋建起后，中间约五六分地的乱草丛无人理会，成了两边住户藏污纳垢的好地方。杂草得了污水的滋养，愈发疯长。天长日久，芦苇的长技超过群蔓，根粗茎壮，独占鳌头，杂

草便知趣似的悄然湮没，只剩下那片蓊蓊郁郁的芦苇丛。微风吹来，沙沙有声，一种回归自然而又神秘之感顿生。

因了那处芦苇丛，招来了小巧灵活的黄鹂、画眉，忙碌啾啾的春燕、艳丽的啄木鸟……鸟儿们展开嘹亮的歌喉，呼朋引伴，清脆的叫声便从两排房子中间向空中扩散。鸟儿中最多的要数张飞鸟，父亲说这种鸟不仅外形像张飞，且性情也像，异常的暴烈，很少能被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它不吃不喝宁愿饿死。我不由感叹鸟类里竟然也有如此伟大的精灵。夏夜里蛙声如潮，母亲说这是好听的催眠曲，她在蛙鸣中能很快入梦……

母亲由于行动不便，时常坐在廊檐下观看那片自然风景，时间一长，她竟然发现有只芦花鸡行踪可疑，总是上午咯咯叫着奔向那片芦苇丛。母亲怀着好奇拨开草丛，天哪，一小堆鸡蛋静卧在一片干草上。母亲尾随着芦花鸡，她要看看谁家的鸡如此胆大，背着主人乱下蛋。于是母亲便认识了相邻另一座院子的老太太，俩人也成了好朋友。尽管老太太对芦花鸡大加惩罚，然而，芦花鸡依然我行我素，总是憋红了脸一次次冲进那片芦苇丛。每当母亲给我讲起芦苇丛里的趣事，脸上总露出很灿烂的笑容，孤独寂寞病痛的心里被阳光照亮。

然而，就那么一丁点自然景观也将不存在。当母亲指着那片烧成灰烬的芦苇丛说这里将建成大路时，我分明看到她眼里所流露出的忧伤而又无可奈何。我想，那些活泼可怜的鸟儿们此刻不知飞往何处去寻觅他们的乐园了。我召集我的姐妹在父母房前仅存的一丁点土地上打起注意，种上了月季、蝴蝶兰、六月雪，还从二姐家移来一棵像小树一样的无花果。在父母的精心培护下，一片生机盎然，绿色满目。“这么好看的花儿鸟儿也不来。”母亲说。我很快买来了一对漂亮的鹦鹉。

时隔不久，竟然有“爱花”者将开满鲜花的月季偷偷挖走，而笼中的鸟儿也双双逃离。为了父母能欣赏到自然风光，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却给他们徒增了不少麻烦，于是内心更怀念那片芦苇丛。

指甲花

——怀念我的二妗

夏天到了，该是指甲花开得正红火的时候。

指甲花又叫凤仙花，因其花瓣宛若片片桃花、点点的粉红，所以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小桃红。我的心目中，二妗才算是指甲花的知己，她生前，年年都要在院子里种上好多指甲花。夏天一到，片片浅红，煞是悦目。

看到简单、朴素、淡雅的指甲花，总会引起我对二妗的怀念，童年的时光历历在目。二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的生命亦如指甲花一样朴素而又简单。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到她的坟头，种上两株指甲花，在指甲花花香的氤氲中，我想，二妗会睡得很香甜吧。

这位二妗是我们家的远亲，称呼是按外祖父家的辈份喊的。按理说，二妗一家应该和我的外祖父一个村，可她们却与我家一个小村，这里边当然是有原因的。听母亲说，解放前，二舅在山东国民党一

所监狱当看守，一位大嫂常到监狱探视丈夫，认识了二舅。二妗自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磨难。那位大嫂是二妗的邻居，她牵线搭桥，促成了二妗与二舅的姻缘，俩人双双逃离了山东。家是回不去了，二舅便带着二妗来到了我们居住的小村。最初，二舅给我的祖辈打长工，后来解放了，分了房子分了田，逐渐过上了好日子。我记事的时候，二妗正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人长得白净瘦削，但看上去很有精神，让人感觉这是一个艰辛如蚁的女人。因她的脸十分白净，在当时曾引起村里许多妇女的艳羡。几十年的田间劳作，风吹日晒，却没能使她的皮肤变黑。现如今，城市里的女士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还要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美容院，却也不见得就美白了肌肤，可见，有些人原本就是天生丽质。勤劳的二妗总是村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当别人扛起锄头下地时，她已将几车树叶拉回了家。在那个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的母亲在家拉扯几个孩子，有的上初中，有的上小学，还有一个东跑西颠整日玩耍的我。父亲在外工作很少回来，所以相比，二妗的家境就要好些。她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只剩她和二舅，挣多少吃多少。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因为我们家在那个年代是分吃了不少她家东西的。当别人大筐小筐往家运粮运瓜果时，我们姊妹几个只能眼巴巴地